安平桥回忆

陈世旭

安平桥在闽南金三角核心晋江市。

晋江，古来据经济、军事、文化要冲。古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重要驿站，今列中国百强县(市)前茅。集闽南经济开发区、著名侨乡、台胞主要祖籍地于一体。中原、海洋、闽南、华侨、宗教，多元文化交相辉映。

夏禹属扬州，周为七闽地，春秋归于越。最早的迁徙，始于秦汉。中原汉民逐渐南移，于此初辟蒿莱。至公元四世纪初，中原战乱频繁，晋人大批南迁，援故土之名命此地河流，因有“晋江”。

晋江之行，距今10年有余矣。依稀记得福建四大河流之一的晋江南岸，一个三面临海的秀丽小城。百余公里的海岸线，弯弯曲曲，港湾婀娜，岛礁坚挺。飞檐翘角红瓦白墙的闽南民居，“十户人家九户侨”。花木扶疏的小庭院，香气缭绕的工夫茶，消隐了北地的粗犷，弥漫着南国的温馨。

而记忆中最为清晰的，是安平桥。

安平桥，中国古代连梁式石板平桥，横亘于晋江安海镇和南安水头镇之间的海湾。因安海镇古称安平道得名；又因桥长约5华里，俗称五里桥。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(1138)，历时14年告成。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，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石桥。

自东向西，桥头亭，中亭，宫亭，雨亭，楼亭，依次相望。亭前站立的宋代石雕武士，依旧手执着长剑；水中石塔上的佛祖，面相丰满慈善；亭柱上的对联，镌刻下满满的自信：“世间有佛宗斯佛，天下无桥长此桥”。

安平桥全部由闽南花岗石筑成。361座桥墩，或长方形，或单边船形，或双边船形，花岗岩条石交错叠砌。刀斧切割的巨石，刀斧一样切割了流水。一个又一个坚忍的独立，由巨型石板连接，最大的石板重达25吨。岁月在其上步履蹒跚，铁锈般的苔痕在腰间生生灭灭。往来迎送了百世，东西连接着春秋。烟柳在两岸横斜，秋水在脚下摇荡霞光。水声如鸣琴，饱含多少童年的梦想与老来的亲情。拥有高龄的桥中老者，静卧在低吟浅唱的浪涛上。曾经粗砺的斑驳早已珠圆玉润，唯有石护栏柱头的狮子、蟾蜍生动如初。

这一生走过无数的路，走过无数的路上无数的桥。程阳风雨桥(广西)，全桥无一钉；泸定桥(四川)，铁索锁悬崖；五音桥(河北)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；十字桥(山西)如大鹏展翅；赵州桥(河北)，开敞肩拱先河；淮清桥(江苏)，淮水东边旧时月，金陵渡口去来潮；步云桥(福建)，潮来直涌千层雪，日落斜横百丈虹；抱书桥（安徽），石上蹄印凿岁月，水中月影驮春秋；石劝桥（云南），时复登桥聊纵目，须知有岸可回头；云瞳桥（泰山），再渡云桥访爵松；广济桥（广东），一里长桥一里市；镇远桥是天下黄河第一桥：曾经沧海千层浪，又上黄河一道桥。

古桥不语，却是诗人吟咏不绝的题材。一座桥建起，就平添了一处多愁善感的空间。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（朱雀桥）；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（江枫桥）；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（春波桥）……小桥流水，断桥残雪，板桥铺霜，中桥愁树，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？

纵然是无名的乡间野桥，也被诗人带入艺术殿堂。渡船桥：一线桥光通越水，半帆寒影带吴歌；东溪桥：泓月色含子规影，两岸书声接榜歌；百丈桥：殿前无灯凭月照，山门不锁待云封；胜水桥：曾有霞客居北坨，依然虹影坠南阳；丰乐桥：万古川源连泰渎，四时风景胜滁阳。“石桥茅屋依山静，古刹禅房傍水幽”（王守贞《东流寺》）；“湿衣何厌莺花雨，问酒频过杨柳桥”（朱廷立《郊游》）；“娟娟萦篆水，曲曲引虹梁”（李宙复《桃溪道中即事》）；“树多山隐屋，桥转水围村”（李德一《宝林山村居》）。

寄情山水的诗人，借桥咏怀，借桥喻志，借桥感喟人生：“七里盘回曲更低，三山路转石桥西。林深晓步无人境，疏雨桐花幽鸟啼。”（吴世雄《三山桥》），是闲适；“春烟翁碧不成丝，马过桥边细雨时。为爱如酥官道润，袖边觅句意迟迟。”（胡春灿《过官埠桥遇雨》），是惬意；“稼成铺外屋寥寥，几个人家傍古桥。一夜小楼浑不寐，语声嘈杂滴春宵。”（胡春灿《宿稼成铺》），是惆怅。

多少莫名的欣喜或感伤，增加了桥梁的无穷魅力。

我曾在无风无浪的日子，漫步安平桥。徜徉的心，在这里轻轻落脚。天空和海面，一千种姿态在争抢合影。渔翁吹响芦叶，波澜不惊。心境是一抹宁静的秋云，追随缓慢孤独的帆影。年迈的老枝，引颈遥望碧空的飞鸟。年轻的新树，俊俏如同回娘家的村姑。自由舞动的风，牵起丝丝缕缕的思绪。秋野如画，古桥的内心谁人知晓？

多情的文人总是喜欢夸张：“暴雨骤倾万斛珍珠浮水面；长虹高挂一条金带束天腰”（安平桥联）。而在晋江百姓心里，安平桥不过是故乡的标志，人生旅途的碑记。告别的眷恋，归来的喜悦，尽在其中。

安平桥，悠长而坦荡，以坚岩的古朴，衔接灵魂的语言。八百年，一次次惨烈的风暴、洪水、地震，一次次悲怆的断裂、崩塌、毁坏，一次次顽强的抗争、修复、延续，一次次昂然的站起、伸展、穿越！有谁能明白这无声的决绝？真正读懂古桥的，是一代代日渐佝偻的脊梁，一步步日渐嶙峋的脚板。来者熙熙，去者攘攘，或雄心勃勃，或归心似箭，或笑面如春，或泪迹斑斑。所有的过往，都是一个深入心灵的故事。

安平桥，不是冰冷的建筑，是血脉，是筋骨，是有温度的生命。是象征。象征过程：远古与现实；象征人生：出发与抵达；象征命运：希求与完成；象征历史：过去与未来；象征哲理：此岸与彼岸。一个族群，以古桥的名义存在，是一种神圣。

安平古桥，让我在这一端和那一端之间，反复踯躅反复咀嚼：该用什么方式向你致敬？

返　航

蔡维忠（美国）

当年做了几年博士后以后，向美国某大学申请职位，获得面试机会，系主任亲自出马和我面谈。他不问我的专业能力如何，而说希望招有领导力的人。我又不是应聘系主任职位，需要什么领导力？于是，我向他请教什么是领导力。领导力，就是不管有没有领导职位，都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独特的看法，并被一群人认同——主任如此解答。

这让我想起一两年前的一次经历。那时，我在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，到加州参加一个国际会议。大会空出一档时间，让与会人员自行活动。我和三四十名科学家参加了深海钓鱼，逆风破浪出海了。船在波涛上穿行，颠簸得厉害，人随波涛起伏，胸口有一股气要往上冒，赶紧提一下神，把它压下去。一会儿，它又涌上来。糟糕，晕船了！

船在深海区停下来，鱼钩放下水去，一会儿就有人钓上鱼来。只是，只有一半的人在享受钓鱼的乐趣，另一半人被晕船所困扰。风浪有些大，所以晕船的人比较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低头看垂钓线，晕船的症状会更严重。所以这些晕船的人都跑回船舱内，端坐座位上，默默发内功，和胃里往上涌的酸水较量。有人挺不住了，冲往船舷，向大海大吐酸水。这帮研究生命奥秘的科学家们，也许比别人更了解生命，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内脏，在风浪的颠簸中不堪一击。

我的身边是两拨人。一拨全神贯注，眼睛直盯着水面，手指等着从海水里传来下沉的信号，那是鱼在咬饵，该收线了。他们无暇想其他事。另一拨人在苦苦与胃酸纠缠，他们也无暇想其他事。

只有我晕船的程度比较轻，脑子还能动。我想，还有两个小时才能返航，可能最终挺不住，要大吐一番，而这半船的难兄难弟，情况比我严重，得想个办法啊。我去找船长，要求返航。当时我们这些人都穿着便衣牛仔裤，一点没有科学家的风度。而我年纪偏轻，一张中国人的黄面孔，不像是有资格代表一船人，船长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句：“船上的人是付了钱的，我得保证给他们好好享受。”我正想提醒他，有一半的人也是付了钱的，正在受苦受难，他已经把眼光顺着鼻尖投向深邃的大海远方了。

对啊，人家是付了钱的，唯一的办法是说服他们同意提前返航。不能指望船长了。我是船上唯一悲天悯人的人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斯人须做得罪人的事，斯人就是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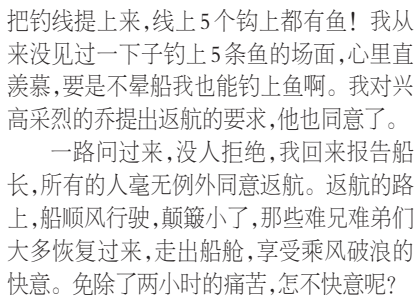
我走到船舷边，告诉一个年纪相仿的人，估计是个博士后，很多人晕船，问他是否同意提前返航。他爽快地同意了。我走近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，估计是个教授，看见他正把一条钓上来的大鱼放到桶里，准备往海里再次放线。这位脸上的表情丰富起来了，眼睛和嘴巴传递了不同的信号。他给我一个复杂的眼神，意思是他舍不得放弃这么好玩的事儿，嘴上还是同意了。嘴上同意就是同意了，这时候可不能心软，问人家是否真心实意。

我走到乔身边。乔是某知名大学的教授，我在念研究生时就受到他的关注，受他邀请到他的系里去做了一次讲座。做讲座的人一般都是教授，哪里轮得到我一个还没有出道的研究生？原来，他想让我毕业后到他实验室当博士后，所以给我这般殊荣。但是我的导师心里另有所属，一封推荐信把我送到哈佛做博士后。所以，我与乔之间的关系有点微妙，轻易不敢和他攀谈。现在顾不得这些恩怨了。当我走到他身边时，他正好把钓线提上来，线上5个钩上都有鱼！我从来没见过一下子钓上5条鱼的场面，心里直羡慕，要是不晕船我也能钓上鱼啊。我对兴高采烈的乔提出返航的要求，他也同意了。

一路问过来，没人拒绝，我回来报告船长，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同意返航。返航的路上，船顺风行驶，颠簸小了，那些难兄难弟们大多恢复过来，走出船舱，享受乘风破浪的快意。免除了两小时的痛苦，怎不快意呢？

船靠岸了，一位博士后同伴问我，丹怎么没上岸？丹是我师兄，早我几年到哈佛同一导师手下做博士后。他经常蓬头垢面，走在外面别人会以为是个浪子。师兄虽然小处不太讲究，研究却做得出色，被哈佛的另一个系招去当助理教授，现在早就是哈佛大教授了。我们在船尾找到丹，他的穿着比平时更加落魄，像个叫花子，精神则处于崩溃边缘。所有的人在返航途中都恢复过来了，只有他例外。他两手撑在船舷上，嘴巴对着大海，随时准备往外吐，只是体内的水分已经吐光，只有呕吐的感觉还在。我们把丹扶上岸，过了几分钟，他才逐渐恢复过来，可以讲话了。岸上真好！

人们总认为出海是正事，返航只是尾声。这一次，返航才是正事，至少是我的正事。



图书馆里的银发族

赵银芳

一

午后，我从食堂返回办公室，经过古籍善本阅览室门口。因为疫情，国家图书馆里的人明显见少，长长的走廊显得有些沉寂。视线中，有一位老人坐在长凳上小憩。

“郑先生，您好！”

“啊，您是？”老人匆忙站了起来。

“我是这里的员工，读书时拜读过您的《文献家通考》，记得您还去我们办公室借过书呢！前两年经常在园区看到您，好像好久没来了？”

“是呀，前段时间我这腿摔伤了，走路困难，来得少了，好在家离国图古籍馆北海分馆近，一般的查资料可以在那边解决。”

“您老贵庚？这几年手里还有查资料的任务呀？”

“有呀，多！一个是毛晋、毛扆父子的年谱，已经完工了；一个是《文献家通考》的清代部分，1999年不是出版了嘛，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影响，近年来我又修订了一下，已经交给中华书局，要出版了；另外一个是《文献家通考》的元、明部分，我正在做，这两个朝代的文献家不亚于清以来的，出版社帮忙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。”

“不行了，越来越吃力，体力和脑力都消耗殆尽了，今年79岁喽！”

他举起套在脖子上的眼镜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：“我写书不图名，不图利，甚至出版社不给稿费都没关系，只图做一点实事！”老人想多说，又有点焦虑道：“来一次不容易，提出来好几种书，我还没看完呢！”我赶紧扶他起来，目送他蹒跚着走向阅览室。

他叫郑伟章，是国图的老读者了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后来担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秘书，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文献学的研究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
二

“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——《永乐大典》的回归和再造”展览展出，年轻人看展，都是边看边用手机拍照，只有一位老人，捧着本子，对着展板拼命抄写。讲解员体恤长者，将值班的椅子让了出来。出于保护展品的目的，展厅的光线被调得很暗，冷气也开得足，老人戴着帽子，穿着厚厚的毛衣，伸长了脖子，即使坐着，写得也很吃力。因为包裹得严实，我误以为是位大爷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位阿姨。

“阿姨，抄下来是要回去细细看吗？”我小声问。“是呀，我觉得展览特别好，长知识！”

“我可以看看您的笔记么？”我好奇。

阿姨羞赧地将本子递给我，我发现，几乎近期我们举办的每个展览都在她的本子里，甚至连走廊上的国图历史年表也被抄了下来。一股暖流漾满我全身，作为策展人员，最大的慰藉莫过于举办的展览有益于观众。

老人将我拉到一册供观众随意翻阅的《永乐大典》高清复制件前，啧啧称赞起来：“闺女，这书好呀，你看这几页，好多豆瓣酱的做法，这都是祖宗们传下来的秘方，你们应该多报道，现在正是做豆瓣酱的好时节！”我顺着她的手望去，可不，“咸豆豉”“肉豆豉”“外国豉”“胡豉”，应有尽有。烟火气在我脑海间升腾，幼时看母亲做豆瓣酱的场景浮现在眼前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国宝级的典籍，亦是一部“百科全书”式的经典，然而距今毕竟已有600年历史，现代人接受起来颇多隔膜，这位老人能从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，说明她在某种程度上读懂了它，这正是我们展示典籍的目的：让各行各业的、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从书中找到和自己的关联点，产生兴趣，从而亲近书籍，充分利用这些典籍。

“阿姨，您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嘿，我就是普通工人，一个爱逛图书馆的退休工人！”

我离开时，她还在展厅抄写，我记得她的年龄是70多岁。

三

一天，我路过单位讲座场所文会堂楼上的配音间，里面传出北京大学邓小南老师的声音，原来她被国图邀请来讲宋朝历史。

配音间虽然很小，五六平方米，是个暗间，但从这里可以俯瞰现场，并在电脑上同步收看讲座直播。我留意到，里面除了工作人员，还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者和一位小伙子。老者坐着一把靠椅，衣着朴素，目不转睛盯着电脑屏幕，边听边记笔记。看到邓老师展示东北地区的辽国故地地形图，他还扭头跟我们说那里曾是他工作的地方。小伙子坐在一把高脚凳上，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中途，趁出来接水的机会，我问小伙子：“您是读者吧，怎么也到配音间里来听讲座了，是不是楼下没座位了！”

“是呀，楼下太拥挤，这里清净，出入也方便，我们老头儿喜欢来这儿听！”

“您家老人退休了吧，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“对，老人家是公务员，退休后闲下来了，特喜欢来国图听讲座，我也跟着学了不少东西。”那次讲座是系列讲，此后将近一个月时间，每到周五下午，我都会在逼仄的配音间看到他们。

四

一个书法展要撤展，有一对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，非要闯进展厅。男的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的，女的眯着眼睛，视力很弱的样子。原来他们是书法爱好者，听说国图有个书法展，大冬天的，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看，却忽略了展期，正赶上闭展，特别失落。

“老人家，书法作品已经被撤下墙了。但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展览叫‘旷世宏编文献大成——国家图书馆藏《永乐大典》文献展’正在展出，那里的书法也不错呢！”我说。

“是吗？那太好了！《永乐大典》我听说过，但从没见过，这下可以一饱眼福了！”俩人像孩子般手舞足蹈起来。

我小心翼翼扶他们过去。老头儿告诉我，他以前是中学化学老师，夫妻俩都八十多岁了。把他们安置妥当，我临走时回望了一眼，他俩穿着圆鼓鼓棉衣的身影立在《永乐大典》亮亮的液晶屏前欣赏电子书页，像一幅光影交织的画，定格成展厅里最美的风景。

“他们大概是这个展览上年纪最大的观众了。”我自言自语道。

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老人，国图里还有很多。如果留意，就会发现，早上还未开门，他们就倚在阅览室门口，迫不及待想取书来读。听讲座时，前排总坐满银发老者，边听边相互小声叮嘱着下次讲座的时间。许多老人常年“驻守”在国图，度过他们的夕阳时光。

对于庞大的老年群体，作为重要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和国民终身教育殿堂的国家图书馆，其海量的藏书，恬静优雅的环境，周到细致的服务及丰富多彩的活动，莫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，日益成为白发读者的精神家园，帮助他们重新点燃生命热情，迸发晚霞红晕。

陶辛观晚荷

李培禹

才知道陶辛十里莲花香，才知道小乔归隐胭脂渡，才知道圩横水纵近千载，才知道晚荷盛开惊煞人！从江南水乡陶辛镇归来，已近中秋，我在返京高铁上写下这几句，连同随手拍的照片发到朋友圈。嚯，跟帖真多！大家纷纷问：“陶辛在哪儿？”

陶辛镇位于安徽芜湖东南部，清澈的清弋江东流而过。由于长江的馈赠，这里的水系尤为发达，水网纵横，相互交错。据记载，陶辛修筑圩堤始于北宋大观二年(公元1108年)，距今已近千年。相传，一位陶姓工匠自江西江州举家迁至此地，他率众筑堤围垦，逐年形成“井”字形十纵十横的百公里水圩。沟沟相通、渠渠相连的好处是旺水期防涝，枯水时抗旱，保证了年年的好收成。水美鱼丰，莲荷成趣，“陶辛水韵”的景致自然而成。

“水韵”尽在荷花美。到陶辛看荷花，本约在五六月间荷花盛开之时，无奈各种冗务缠身，拖到了近日才成行。陶辛镇的朋友说，一定来啊！我们这里晚荷品种多，开得旺哩，全国赏荷期最长的景区就属我们陶辛啊。

此话不虚。我们泛舟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荷塘，全然没有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凄凉，放眼望去，小船边睡莲朵朵，平开在水面上，唾手可得；远处则满目莲叶青青，挺拔的茎秆支撑着鲜艳的荷花，粉的、黄的、白的，竟还有鲜红色的花朵，形状大得盖过了莲叶。《汉·乐府》有句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”身临陶辛荷塘，我才对后几句有了亲近感：“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这诗句多么贴切，并非多余啊！

小舟拐过一道弯儿，只见一片池塘里，栽满了含苞欲放的新荷，紧紧的花骨朵儿上，晨露娇艳欲滴，十分夺目。朋友说，这片荷塘的开花期是10月至11月间，专门等着比你们还晚来的赏花者哪！

那陶辛的荷花什么时候初放呢？“今年是五月十八，去年是五月十五。”大家的目光一下集中在回答者身上。当地人介绍说，这位是董老师，是研究荷花的专家，在我们小镇工作20多年了，常年在中国荷花研究中心和我们陶辛镇之间奔波，这里的万亩荷塘他都熟，每一朵荷花他都亲。我们听董老师讲起寻找“第一荷开”的意义，饶有兴味。原来，经过冬春两季的侍弄，每到5月，种荷人盼花开。镇领导和董老师早出晚归，划着小船，一方一方水塘寻找，直到发现第一朵开放的荷花。他们兴奋地拍照，记录各项指标，分析荷花走势，从而做好下一步的养荷工作。

董老师说，陶辛种荷的历史有记载的上千年了。今天，陶辛集中连片的荷塘面积超过两万亩，我们这里是目前全国荷花品种最多的，有530多种。他指着一朵硕大的荷花介绍说，你们看，这个就属“晚荷”品种，名字叫“飞虹莲花”，是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培育成功的，引种到我们这里如鱼得水，开得特别旺。它不仅群体花期长，而且花朵呈蝶状且大，紫红色十分鲜艳。“你们知道它的花瓣数吗？”董老师问，无人能答。“这种重瓣型荷花，花瓣数是123瓣。哈哈……”他的笑声飘在水面上，好有魅力。

小船在迷宫似的荷塘中前行，董专家的另一句话，我一下记住了。他说：“莲花过人头，莲洞下渔舟。”这正是他多年的研究成果，即让荷花开得高过人头，观赏起来更好看；采莲人可在荷塘中自由穿梭，方便了摘莲蓬、挖莲藕。船停在一片浅塘，董老师下船采来一捧莲蓬，让大家品尝清甜的莲子。他说，陶辛莲子2019年荣获安徽省“特色产业”示范项目，得到了省里金融、科技方面的有力扶持。“陶辛水韵”则被评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，荣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

我们在“胭脂渡”下船登上香湖岛。“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”这里，竟是小乔归隐的地方。传说三国时期周瑜死后，伤心至极的小乔归隐于此，婢女每天采艳荷作胭脂侍奉，小乔隐姓埋名在这里生活了3年，后投湖找她的周郎而去。“胭脂渡”因此得名。

董老师和我互加微信，他的微信名竟是“荷花”两字，头像正是那朵盛开着的鲜艳的晚荷品种“飞虹莲花”。我们得知，董老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只是出于对荷花的痴迷，他自修成了荷花专门人才，深扎在陶辛这片荷花之乡20多年。

中文系毕业的荷花专家，真名董洪明。他和陶辛镇美丽的万亩荷塘，还有那朵盛开在深秋的晚荷，就这样留在我的印象中了。